

**Page not available.**

Please help scan and add.

页面不可用。

请协助扫描添加。

**Page not available.**

Please help scan and add.

页面不可用。

请协助扫描添加。

**Page not available.**

Please help scan and add.

页面不可用。

请协助扫描添加。

**Page not available.**

Please help scan and add.

页面不可用。

请协助扫描添加。

**Page not available.**

Please help scan and add.

页面不可用。

请协助扫描添加。

**Page not available.**

Please help scan and add.

页面不可用。

请协助扫描添加。

個人？」那三藏光着一個頭，穿一領二十五條邊摩衣，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遠公鞋，斜倚在那後門首。僧官見了，大怒道：「道人少打！你豈不知我是僧官，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，我方出來迎接。這等個和尚，你怎麼多虛少實，報我接他？看他那嘴臉，不是個誠實的，多是雲遊方上僧，今日天晚，想是要來借宿。我們方丈中，豈容他打擾？教他往前廊下蹲罷了，報我怎麼！」抽身轉去。

長老聞言，滿眼垂淚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這纔是『人離鄉賤』。我弟子從小兒出家，做了和尚，又不曾拜懺吃齋生歹意，看經懷怒壞禪心；又不曾丟瓦拋磚傷佛殿，阿羅臉上剝真金；噫！可憐啊！不知是那世裏觸傷天地，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——和尚，你不留我們宿便罷了，怎麼又說這些齷齪話，教我們在前廊下去蹲？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，若說了，那猴子進來，一頓鐵棒，把孤拐都打斷你的！」長老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常言道：『人將禮樂爲先。』我且進去問他一聲，看他意下如何。」

那師父踏腳跡，跟他進方丈門裏，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，氣漚漚的坐在那裏，不知是念

經，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事，見那桌案上有些紙割堆積，唐僧不敢深入，就立於天井裏，躬身高叫道：「老院主，弟子問訊了。」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煩，他進裡邊來的意思，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，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活佛求經的。」經過資方，天晚，求借一宿，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，萬望老院主方便！」

那僧官疑欠起身來道：「你是那唐三藏麼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敢，弟子便是。」僧官道：「你既往西天取經，怎麼路也不會走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更不會走貴處的路。」他道：「正西去，只有四五里遠，有一座三十里店，店上有賣飯人家，方便好宿。我這裏不便，不好留你們遠來的僧。」三藏合掌道：「院主，古人有云：『庵觀寺院，都是我方上人的館驛，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，』你怎麼不留我？却是何情？」僧官怒聲叫道：「你這遊方的和尚，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！」三藏道：「何爲油嘴油舌？」

僧官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老虎進了城，家家都閉門，雖然不咬人，日前壞了名。』」三藏道：「怎麼？」日前壞了名？」他道：「向年有幾衆行脚僧，來於山門口坐下，是我見他寒薄，一個個



衣破鞋無，光頭赤腳，我嘆他那般襤褸，即忙請入方丈，延之上坐；款待了齋飯，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，就留他住了幾日。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，更不思量起身，就住了七八個年頭。住便也罷，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。」三藏道：「有甚麼不公的事？」僧官道：「你聽我說——

「閑時沿牆拋瓦，悶來壁上扳釘。冷天向火折總樁，夏日拖門翻徑。  
簾布扯爲腳帶，芽香偷換墓菁。常將琉璃把油傾，奪碗奪鍋賭勝。」

三藏聽言，心中暗道：「可憐啊！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尙？」欲待要哭，又恐那寺裏的老和尚笑他；但暗暗扯衣揩淚，忍氣吞聲，急走出去，見了三個徒弟。那行者見師父面上含怒，向前問：「師父，寺裏和尚打你來？」唐僧道：「不會打。」八戒說：「一定打來，不是怎麼還有這些哭包聲？」那行者道：「罵你來？」唐僧道：「也不會罵。」行者道：「既不會打，又不曾罵，你這般苦惱怎麼好道？」三思鄉哩？」

唐僧道：「徒弟，他這裏不方便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裏想是道士。」唐僧怒道：「觀裏纔有

道士，寺裏只是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濟事；但是和尚，即與我們一般。常言道：『既在佛會下，都是有緣人。』你且坐，等我進去看看。」好行者，按一按頂上金箍，束一束腰間裙子，執着鐵棒，竟到大雄寶殿上，指着那三尊佛像道：「你本是泥塑金裝假像，內裏豈無感應？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，今晚特來此處投宿，趁早與我報名，假若不留我，就一頓棍打碎金身，教你還現本相泥土！」

這大聖正在前邊發狠，搗叉子亂說，只見一個燒晚香的道人，點了幾枝香，來佛前爐裏插；被行者咄的一聲，說了一跌，爬起來，看見臉，又是一跌，嚇得滾滾躡躡，跑入方丈裡，報道：「老爺！外面有個和尚來了！」那僧官道：「你這騷道人，都少打一打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蹲，又報甚麼？再說打二十！」道人說：「老爺，這個和尚，比那個和尚不同，生得惡躁，沒脊骨。」僧官道：「怎的模樣？」道人道：「是個圓眼睛，查耳朵，滿面毛，雷公嘴，手執一根棍子，咬牙狠狠的，要尋人打哩。」僧官道：「等我出去看他。」

卽開門，只見行者撞進來了。真個生得醜陋：七高八低，孤拐臉，兩隻黃眼睛，一個破額頭；

獠牙往外生，就像扇螳螂的，肉在裏面，骨在外面。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門關了。行者趕上，撲的打破門扇，道：「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，老孫睡覺。」僧官躲在房裏，對道人說：「怪他生得醜麼？原來是說大話，折作的這般嘴臉。我這裏連方丈佛殿，鐘鼓樓，兩廊，共總也不上三百間，他却要一千間睡覺，却打那裏來？」道人說：「師父，我也是嚇破胆的人了，憑你怎麼答應他罷。」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：「那借宿的長老，我這小荒山不方便，不敢奉留，往別處去宿罷。」

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，直壁壁的豎在天井裏，道：「和尚，不方便，你就搬出去！」僧官道：「我們從小兒住的寺，師公傳與師父，師父傳與我輩，我輩要遠繼兒孫，他不知是那裏勾當，冒冒實實的，教我們搬哩。」道人說：「老爺，十分不慙慙，搬出去罷。」——扛子打進門來了。」僧官道：「你莫胡說！我們老少衆大四五百名和尚，往那裏搬？搬出去，却也沒處住。」行者聽見道：「和尚，沒處搬，便着一個出來打樣棍！」老和尚叫道：「你出去與我打個樣棍來。」那道人慌了道：「爺爺呀！那等個大扛子，教我去打樣棍！」老和尚道：「一餐軍

千日，用軍一朝。」你怎麼不出去？」道人說：「那扛子莫說打來，若倒下來，壓也壓個肉泥！」老和尚道：「也莫要說壓，只道豎在天井裏，夜晚間走路，不記得啊，一頭也撞個大窟窿！」道人說：「師父，你曉得這般重，却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？」他自家裏面轉鬧起來。

行者聽見道：「是也禁不得。假若就一棍打殺一個，我師父又怪我行兇了；且等我另尋一個甚麼打與你看看。」忽抬頭，只見方丈門外有一個石獅子，却就舉起棍來，乒乓一下，打得粉亂麻碎。那和尚在窗眼兒裏看見，就嚇得骨軟筋麻，慌忙往牀下拱；道人就往鍋門裏鑽；口中不住叫：「爺爺！棍重，棍重！禁不得方便，方便！」

行者道：「和尚，我不打你，我問你這寺裏有多少和尚？」僧官戰戰兢兢的道：「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，共有五百個有度牒的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快去把那五百個和尚都點齊，齊整整穿了長衣服，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，就不打你了。」僧官道：「爺爺，若是不打，便抬也抬進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趁早去。」僧官叫道人：「你莫說嚇破了胆，就是嚇破了心，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接唐僧老爺爺來。」

那道人沒奈何，捨了性命，不敢攔門，從後邊狗洞裏鑽將出去，竟到正殿上，東邊打鼓，西邊撞鐘，鐘鼓一齊響處，驚動了兩廊大小僧衆，上殿問道：「這早還不晚哩，撞鐘打鼓做甚？」道人說：「快換衣服，隨老師父排班，出山門外，迎接唐朝來的老爺。」那衆和尚真個齊齊整整擺排，出門迎接，有的披了袈裟；有的着了偏衫；無的穿着個一口鐘直裰；十分窮的，沒有長衣服，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。行者看見道：「和尚，你穿的是什麼衣服？」和尚見他醜惡道：「爺爺，不要打，等我說——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，此間沒有裁縫，是自家做的個「一裹窮」。」

行者聞言暗笑，押着衆僧，出山門外跪下。那僧官磕頭高叫道：「唐老爺，請方丈裏坐。」八戒看見道：「師父，老大不濟事，你進去時，淚汪汪，嘴上掛得油瓶，師兄怎麼就有此璋智，教他們磕頭來接？」三藏道：「你這個獸子，好不曉禮，常言道：「鬼也怕惡人哩。」」唐僧見他們磕頭禮拜，甚是不過意，上前叫：「列位請起。」衆僧叩頭道：「老爺若和你徒弟說聲方便，不助打子，就跪一個月也罷。」唐僧叫：「悟空，莫要打他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曾打，若打，這會已打

斷了根矣。」

那些和尚却纔起身，牽馬的牽馬，挑擔的挑擔，抬着唐僧，馱着八戒，挽着沙僧，一齊都進山門裏去。却到後面方丈中，依敝坐下。衆僧却又禮拜。三藏道：「院主請起，再不必行禮，作踐貧僧。我和你都是佛門弟子。」僧官道：「老爺是上國欽差，小和尚有失迎接。今到荒山，奈何俗眼不識尊儀，與老爺邂逅相逢。動問老爺：一路上是吃素？是吃葷？我們好去辦飯。」三藏道：「吃素。」僧官道：「徒弟，這個爺爺好的吃葷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也喫素，都是胎裏素。」那和尚道：「爺爺呀，這等兒漢也喫素！」有一個胆量大的和尚，近前又問：「老爺既然吃素，糞多少米的飯方殼吃？」八戒道：「小家子和尚問甚麼！一家子煮上一石米。」那和尚都慌了，便去刷洗鍋灶，各房中安排茶飯，高擎明燈，調開桌子，管待唐僧。

師徒們都吃罷了晚齋，衆僧收拾了家伙，三藏稱謝道：「老院主，打攪寶山了。」僧官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怠慢，怠慢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師徒却在這裏安歇？」僧官道：「老爺不要忙，小和尚

自有區處。」叫：「道人，那壁廂有幾個人？」聽使令的道人說：「師父有。」僧官吩咐道：「你們着兩個去安排草料與唐老爺喂馬；着幾個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打掃乾淨，鋪設牀帳，快請老爺安歇。」

那些道人聽命，各各整頓齊備，却來請唐老爺安寢。他師徒們牽馬挑擔，出方丈，竟至禪堂門首看處，只見那裏面燈火光明，兩梢間鋪着四張藤屨牀。行者見了，喚那辦草料的道人，將草料抬來，放在禪堂裏面，拴下白馬，教道人都出去。三藏坐在中間，燈下，兩班兒，立五百優和尙，都伺候着，不敢側離。三藏欠身道：「列位請回，貧僧好自在安寢也。」衆僧決不敢退，候官上前，吩咐大衆：「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。」三藏道：「即此就是安置了，都就請回。」衆僧却纔敢散去訖。

唐僧舉步出門小解，只見明月當天，叫：「徒弟。」行者、八戒、沙僧，都出來侍立。因感潯良清光皎潔，玉宇深沉，真是一輪高照，大地分明，對月懷歸，口占一首古風長篇。

詩云——

「皓魄當空寶鏡懸，山河搖影十分全。瓊樓玉宇清光滿，冰鑑銀蟾爽氣旋。萬里此時同皎潔，一年今夜最明鮮。渾如霜餅離滄海，却似冰輪掛碧天。別館寒窗孤客悶，山村野店老翁眠。乍臨漢苑驚秋髮，纔到秦樓促晚奩。庾亮有詩傳哲史，袁宏不寐泛江船。光浮杯面寒無力，清映庭中健有仙。處處窗軒吟白雪，家家院宇

弄冰絃。今宵靜翫來山寺，何日相同返故園？」

行者聞言，近前答曰：「師父啊，你只知月色光華，心懷故里，更不知月家之意，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。月至三十日，陽魂之金散盡，陰魄之水盈輪，故純黑而無光，乃曰「晦」。此時與日相交，在晦朔兩日之間，感陽光而有孕。至初三日一陽現，初八日二陽生，魄中魂半，其平如繩，故曰「上弦」。至今十五日，三陽備足，是以圍圓，故曰「望」。至十六日一陰生，二十二日二陰生，此時魂中魄半，其平如繩，故曰「下弦」。至三十日三陰備足，亦當晦。此乃先天採煉之意。我等若能溫養二八，九九成功，那時節，見佛容易，返故田亦易也。」



「前弦之後後弦前，藥味平平氣象全。探得歸來爐中煉，志心功果卽西天。」

那長老聽說，一時解悟，明徹真言，滿心歡喜，稱謝了悟空。沙僧在旁笑道：「師兄此言雖當，只說的是弦前屬陽，弦後屬陰，陰中陽半，得水之金，更不道——」

「水火相攙各有緣，全憑土母配如然。三家同會無爭競，水在長江月在天。」

長老聞得，亦開茅塞。正是理明一竅通千竅，說破無生卽是仙。八戒上前扯住道：「師父，莫聽亂講，誤了睡覺。這月啊——」

「缺之不久又團圓，似我生來不全：吃飯嫌我肚子大，拿碗又說有黏涎。他都

伶俐修來福，我自痴愚積下緣。我說你取經還滿三塗裏，擺尾搖頭直上天！」

三藏道：「也罷，徒弟們走路辛苦，先去睡下，等我把這卷經來念一念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差了。你自幼出家，做了和尚，小時的經文，那本不熟，却又領了唐王旨意，上西天見佛，求取「大乘真典」。如今功未完成，佛未得見，經未曾取，你念的是那卷經兒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自出長安，朝朝跋涉，日日奔波，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，幸今夜得閑，等我溫習溫習。」行者道：「既

這等說，我們先去睡也。」

他三人各往一張藤牀上睡下。長老掩上禪堂門，高剔銀缸，鋪開經本，默默石念。正是那：

樓頭初鼓入煙靜，野浦漁舟火滅時。

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離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